

第三十二章 如蘭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船兒緩緩離開河岸，姑娘緩緩離開範閑。

看見懷中這個柔若無骨的妙人兒坐到了旁邊，範閑鬆了一大口氣，畢竟是前後三十幾年的老處男了，猛然間遇到這種刺激，著實有些受不了。見他神情，司理理有些好奇，如今這年月，像這種有錢有勢的公子哥，誰不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就會和府裏的丫環們鬼混一氣，像這樣的人還真是少見。

她哪裏知道，範閑打小在澹州長大，丫環就是那幾個，小時候幻想的冬兒早就嫁了，後來正與思思那丫頭準備打混打混，又被急急召到了京都來。

司理理看著範閑俊俏的臉，一時間竟有些失神，紅了臉，默不作聲地夾了些菜放到他麵前的碟子中。

這是範閑兩生以來，頭一次進妓院，所以也有些緊張，自然更談不上什麼經驗，見對方默不作聲，還以為慶國的青樓姑娘服侍人就是這麼個風格，於是也不作聲，隻是左手有意無意間仍停留在司理理的腰上。

場間的氣氛一下子就曖昧了起來。

另一個船艙裏卻是熱鬧的很，藤子京正帶著幾個心腹手下在喝酒，老鴇在一旁相陪，問要不要姑娘來陪陪，幾個手下似乎有些心動，藤子京卻很冷漠地搖了搖頭。跟著少爺這些天了，還一點顯示自己手段的機會都沒有，今天難得要出手，怎也不肯喝酒尋歡誤了正事。

見他堅持，老鴇自然也不強求，反正錢都已經給了，所以眉開眼笑地在旁斟酒說話相陪。這老鴇也姓司，不過這姓明顯就是個假的，名凌，年紀不過三十來歲，風韻猶存，說話做事利落的很，幾杯酒下肚，輕聲在藤子京耳邊問道：“大爺相貌堂堂，不知是在哪家做事？”

這是很明顯的打探，藤子京笑了笑：“先前訂的時候就說明白了，我們家少爺是範府的大公子。”

司凌嫵媚一笑道：“京都範氏是五大族之一，下麵的府邸不說有十幾家，最豪闊的至少也有三四家呢。”

藤子京啞啞一笑，沒有回答。

司凌心頭一動，試探問道：“出手這麼闊綽的，想來...是範侍郎家？”

本來今天就是刻意逛樓子，藤子京當然不會否認，點了點頭。司凌麵色一驚，讚歎道：“原來是司南伯的公子。”她心裏還是有些納悶，既然是司南伯家的少爺，那和自家女兒坐在後艙的那位俊俏後生，肯定就是最近大家偶爾會提及的範府私生子，這樣一個外麵的兒子，怎麼可以支使範府這麼多銀錢。

這些疑問她自然不會說，隻是笑著心想，當年自己梳籠開始接客的時候，就曾經聽那些前輩姐姐們說過，司南伯範建是京都***場上常客，就連婚後，也時常流連河上，甚至惹得禦史頻頻上奏本參他，奈何他與陛下幼時情份，所以也沒奈何

想不到這二十年過去了，司南伯的兒子又開始一擲千金入花叢。先前一看範家少爺，便知道對方初涉此道，所以司凌暗中大為讚歎，第一次出來尋歡，便找上了自家這最紅的姑娘，這可真是家學淵源啊。

正說話間，河岸之上忽然出現了幾個紅燈籠，似乎有人在向這邊喊著什麼。老鴇站起身來，有些猶疑不定，藤子京眼尖，一眼就認出來是靖王府的侍衛，趕緊吩咐花舫往岸邊靠去接人。

靖王世子上船後，自然入了後艙，司凌老鴇一見這位，嚇了一跳，心想怎麼把這位爺也請來了，看來後艙裏那位範小爺的麵子可真大。

世子的侍衛和藤子京他們相熟，自去飲酒。

在後艙之中，靖王世子瞧著範閑一臉慫樣兒，忍不住開口嘲笑道：“理理姑娘又不會吃人，你躲那麼遠幹嘛？”

範閑心想如果你再不來，我就要開始吃人了，問道：“世子怎麼這麼晚才來？”

靖王世子李弘成一怔，心想難道能告訴你，父親大人因為你的緣故把自己教訓了一頓？啞啞一笑，反而笑道：“你從澹州來，不知道這京都規矩，向來是在家中用完飯後，才會出來賞賞夜景。”

賞夜景這詞用的妙，但這規矩卻不見得有，範閑心知肚明，也不戳穿對方，微笑著與他幹了一杯。說來奇怪，他與靖王世子加上此次也不過見了三次麵，但兩個人都覺得彼此的脾氣有些相投，靖王世子沒有皇親國戚的那種霸蠻感覺，而範閑也不像一般權貴子弟那般俗不可言，在靖王世子麵前也是灑脫自然，反而恰恰合了李弘成的脾氣。

幾杯酒下肚，兩人說話便熟絡了起來，世子似乎很感興趣他在澹州的生活，範閑便揀著不怎麼奇怪的事兒說了幾句，比如海市蜃樓什麼的。

房裏隻有一位司理理姑娘，她有些坐立不安，不知道該侍候哪位爺，雖然明知道包船的錢是這位範少爺出的，但靖王世子的身份何其尊貴，萬一範少爺是準備讓自己招呼世子的，那可怎麼辦？

李弘成微笑看了這位姑娘一眼，他雖然常在青樓流連，這位理理姑娘也是見過，但諸事不巧，卻還沒有與她有過什麼瓜葛，見她麵上為難神情，雖然知道對方是刻意扮出這等委屈，卻還是心頭一軟，示意她坐到範閑身邊去。

老鴿自然不會讓堂堂世子幹坐，早就去旁的花舫上請了位姑娘來，這位姑娘姓袁名夢，也是流晶河上極紅的一位清倌人，與司理理在小桌旁一左一右，倒也配得上世子與範家大少身份。

酒漸濃，夜漸深，靖王世子與範閑感情漸近，都很滿意這一次會麵。眼看著天上明月移了方向，二人互視一眼，微微一笑，各自攜美回艙。

...

紅燭漸起，司理理姑娘眼波如絲，輕輕背靠在範閑的懷裏，手指輕輕撓著他的手心，呼吸如蘭。

範閑不動聲色地從袖中取出一個自製的蠟丸，輕輕捏碎。司理理帶著一絲微笑昏睡了過去，艙內mi藥香氣如蘭。

（司理理還真不是從李師師來的，啞啞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